

主 编 梁羽龙 张海军

世 界 文 学 名 著 经 典 译 林 第 八 辑

# 母 与 子

*Lame Enchantee*

〔法〕 罗曼·罗兰



中国文联出版社

# 母与子(一)



李爱梅 程永然 译

中国文联出版社

# 目 录

|                          |       |
|--------------------------|-------|
| <b>第一卷 安乃德和西尔薇</b> ..... | ( 1 ) |
| 第一部 .....                | ( 1 ) |
| 第二部 .....                | (56)  |
| <b>第二卷 夏季</b> .....      | (131) |
| 第一部 .....                | (131) |
| 第二部 .....                | (231) |

# 第一卷 安乃德和西尔薇

## 第一部

安乃德坐在窗边，脊背朝着窗外，夕阳调皮地照在她的脖子和后颈上。她刚从外边回来。数月以来，她一直没像今天似的整天在外面疯跑。在田野里，她一边走，一边陶醉于春天的阳光中。醉人的阳光，好比美酒一样：秃秃的树枝没有在酒中投下阴影，而正在消逝的寒冬，用清新的空气增强了它那醉人的力量。她的脑袋在轰鸣，血脉在疾跳，眼前汹涌着一片奔腾的波光。在她紧闭的眼皮下，浮现出大红和金黄色。她身上，也有一片金黄与大红。纹丝不动，四肢麻木地坐在椅子上，眨眼间，她失去了清醒的意识……

在树林里，有一片水塘，水上晃着一团阳光，好像一只眼睛。周围的树干穿着青苔做成的皮袄，围成一圈。安乃德突然有了沐浴的愿望。她发现自己已经脱光。池水用冰凉的手触摸她的脚，她的膝盖。瞬间的快感窜遍她的全身，使她发麻。在大红与金黄色交织的池塘里，她欣赏着自己裸露的身体……她感到有一种说不清的，莫名其妙的，困窘的情绪：好像旁边有一双眼睛在偷看。为了逃开这种目光，她走向更深的水中，直到水轻触她的下巴。池水的波纹拥抱着她，滑滑的水藻缠绕着她。她想摆脱，反而深陷进淤泥里。慵懒地照在池面上的阳光正在沉睡。她气愤地用脚踢了池底一下，重新浮到水面上。现在，水既灰暗又混浊。在那闪亮的鳞甲上，阳光却老是……安乃德为挣脱湿湿的淤泥，抓住了一条横卧在水面上

的柳树枝干。婆娑的枝叶好像一只宽大的翅膀，遮盖着她赤裸的肩头和腰部。夜幕来临了，她觉得凉意在脖后流窜……

她从麻木中苏醒，沉浸在这种状态中，不过几秒钟。太阳渐渐从圣克卢丘陵后面落下去了，凉凉的晚风使人觉得天冷了。

安乃德站了起来，轻微地打了一个寒噤，此时她的醉意不见踪影了；同时，先前的不由自主，精神恍惚的状态使她气恼。她皱着眉头，走到房间的另一边，在壁炉前坐下。这些可人的木柴火，与其说用它来取暖，不如说为了悦目和解闷，因为初春时节黄昏潮湿的空气，和园中鸟的唧唧喳喳的声音，一块儿从开着的窗口涌进来。安乃德又在浮想联翩了。不同的是，她睁着眼睛想。她在日常生活中重新站稳了脚。她在家。她是安乃德·李维埃。于是，她一边轻轻地俯向把她青春的脸庞照得通红的炉火，一边用脚搔弄黑色的母猫。它正把肚子朝向金黄色的灰烬，她再次想起了暂时忘却的哀痛，她想起了失去了的亲人的（已从她心里抹灭的）容貌。她穿着孝服，在额头，在唇角，悲哀的痕迹还没消失，前不久的泪水使眼睑内侧肿胀，然而她很健康。气色鲜明，像初春的大自然一样浑身热血沸腾。这位少女，虽然不漂亮，却长得结实匀称，棕褐色的头发，紧贴着她晒成金黄色的脖子，面颊和眼睛鲜亮得像一朵花。她好比一个寡妇，眼见自己心上人的人影渐渐地消逝，想把弥漫着忧郁的黑纱再次披在她圆圆的肩头，掩盖她那散乱的目光。

寡妇，在安乃德心中，自己确实确实是个寡妇；她想抓牢一个人的身影，这个人先是她的父亲。

半年前，父亲离她而去。在深秋的季节里，拉乌尔·李维埃，在两天之中被尿毒症夺去了生命，他还不满五十岁。虽然近几年来，由于他一向不太注意，身体已成了问题，迫使他不得不小心地保重他的健康，然而他万万没想到灾难来得这么突然。他是巴黎的建筑师，从美术学院毕业，出类拔萃，生性敏捷，而且食量过人。在沙龙里他受到欢迎，政府给他的待遇也是无以复加的；他一生善于扩展企业，获得了显赫的地位，在风流场中也是春风得意，虽然外表上他似乎并不在意这一切。他的容貌是典型的巴黎型，那种被照相，刊物上的图像通俗化的巴黎式面孔：饱满的天庭，突起的太

阳穴，微低着头，象雄牛一样向前冲。两眼微突，目光毫无畏惧之色，密密的白发剃成平顶，在含笑和贪馋的嘴角下边有一颗黑痣，他的神情之中带着聪慧、骄傲、风雅、放肆。全巴黎的艺术界和喧闹的社交界都认得他。可是没有一个人真正了解他。他，双重性格的人，非常适应社会。但也会另外安排他的私生活，这是个有亢奋的情欲和强烈的爱好的人，他一边培养这种情欲和嗜好，一边在他的主顾们面前丝毫不露痕迹，避免引起他们的反感。他拥有自己的秘密博物馆，但是他只会向极少数的内行人，将博物馆的门打开一半，他并不在意公众的趣味和道德，另一方面他使自己的外表生活和正规的工作适应公众的趣味与道德。谁也不明白他，不管他的朋友或敌人，……他的敌人？他没有敌人，顶多有几个竞争对手。这些人因为阻挡了他的道路，也都领教过他的手段，然而他们从不耿耿于怀。因为他戏弄了他们之后，总会用巧妙的手段使他们高兴，使他们像那些害羞的人一样，自己的脚被别人踩了一下，反而给人赔笑脸，赔不是。这个具有心计的家伙居然有这么一手，被他取代的对手，他仍然可以和他们维持友善的关系，就像对待曾经被他征服，后来又被他抛弃的女人一样。

他在家里面反而不如在外面那么顺心，他的妻子不很通达，她对他放浪的行为感到苦恼。结婚已经二十五年了，他想她本该有足够的时间来适应这一切；然而她还是不能容忍。她很老实，老是绷着脸，她的神态有点儿冰冷，与她的里昂式的姿容相去无几，她有热烈而且特别专注的情感，可是一点儿也不善于抑制；她更缺乏那种实际的才能，不会对力所不及的事装不知道。由于强烈的自尊心，她从不喊苦，可是她禁不住对丈夫表示，说她发现他的行为不轨，这使她很痛苦。由于他是心肠软的人（至少他是这么认为的），他装着不去想这些事，可是他心里怪她不懂得把她的私心收藏得更好些。多年来，夫妇俩几乎是分居的。可是他们俩很有默契，这种情形很难让外人看出来，甚至他们的女儿安乃德也始终蒙在鼓里。她没有追究父母失和的原因，那是一件使她不快的事。青年男女心里的事情已经够忙的了，别人的心事才不会管呢！……

拉乌尔·李维埃的巧妙的手腕在于让他的女儿支持他。当然，

他并不是故意这样做，妙就妙在这里。至于李维埃太太，他从没说过一句责怪的话，没有暗示过她有什么不对。他有绅士风度；他使女儿自己觉察她母亲的错处。他女儿果然是这样做的，因为她也被父亲吸引了，不可能不责怪她母亲。做这样人的妻子而愚笨到有福不会享的程度！这场不成比例的双方力量的斗争中，那可怜的李维埃太太不战而败。她先去世了。她的死也是一种无可挽回的失败。拉乌尔独自霸占了战场，同时也占据了他女儿的心。在最后的五年里，安乃德活在她可爱的父亲的精神怀抱之中，他宠她，并且在没有邪念的情形下对她施展他的自然魅力。最后两年，那夺去他生命的疾病，开始时常露头，他在家里的时间比较多，在外面花钱却比以前少了，为他女儿，他心里花得反而更多。

因此将父女二人结合在一起的那种温馨的亲密，满溢在安乃德还没有完全清醒的心中的那种亲密，丝毫没有被打乱。那时她已经二十三、四岁，然而她的心好像更加年轻了；她的心不着急去找一个着落。也许所有像她那样前程光明的人，都觉得自己血管里跳跃着一种深远的生命，于是让这种生命丰富起来，并不急着去计算盈利。

她长得既像父亲，又像母亲。从父亲方面，她继承了端庄的五官和迷人的微笑。这种微笑在她父亲脸上，好像能允许别人很多的要求，比他现实中所想的更多。而在纯洁的女儿的脸上，这微笑好像给他人许多承诺，其实她的心里并没有如此想。从母亲方面，安乃德继承了仪态安详，动静有度，还有道德上的严肃，这使她的精神十分自由。既有父亲的吸引力又有母亲的深沉，这让安乃德加倍的迷人。在她身上这两种气质到底哪一种占上风，谁也不能说明白。她真正的性格如何，那时还不知道。别人不明白，而她自己也不知道。没有人猜测到她藏在内心的天地。她好比乐园中的夏娃，半睡半醒。她身上潜伏着种种欲望，她不用忙着去感觉它们。任何东西都不能唤醒这些欲望，因为任何东西都不与这些欲望发生抵触。对于她，这些欲望仿佛唾手可得。她并不做这种试探，她装作沉浸在它们幸福的嗡嗡声中。也许她不情愿尝试……谁知道一个人自欺欺人可以达到什么境界？人们总不愿正视自己的隐患……她宁

可不知道自己内心的海洋。他人眼中和她自己眼中的安乃德，是一个娴静、机智、有条不紊、有自制力的年轻人，她有自己意志和自由的辨别力，可是直到如今，她还没有机遇运用她的意志和辨别力来反抗社会和家庭中的清规戒律。

她并不忽略社交场中的种种义务；社交的许多乐子并不使她厌烦，她用旺盛的胃口品尝这种乐子，然而觉得有从事严肃的活动的必要。她坚持要学习完整的课程，坚持到大学里听课，参加考试，获得两个硕士学位。她机敏过人而且刻苦。她钟爱精确的研究，尤其是科学，在这方面她有很好的天分，也许她的开朗的天性，本能地要求精神上的平均，而感觉到需要用一种方式明白、思绪清楚，而不是乱七八糟、毫无头绪的严格的学问，来和她内心那种令人恐惧的诱惑相抗衡。她害怕和这种诱惑有正面的冲突，然而不管她多么谨慎，当到精神溃散的时刻，这种诱惑总要来叩门。那种清晰，整洁和严厉的求学生活，在目前使她感到满意。将来如何，她不愿多想一点儿。她从不考虑婚姻。她连想都没有想起过它。以前，她父亲对她这些偏执，总是报以微笑的态度；他不忙于和她那些偏执展开斗争，因为他恰好从中得到利益。

拉乌尔·李维埃去世后，安乃德井然有序的建筑物似的生活，从基础上动摇了，因为她父亲就是这些建筑物的顶梁柱，尽管她自己并没有觉察。她不是没有见过死亡，五年前，她母亲和她永别的时候，她与死亡相识了。可是死亡的面容并非总是一样的。李维埃太太在疗养院治疗了几个月以后，悄无声息地离开了人世，就像她在时那样悄无声息。她心中最后的怨气和愤怒，也和她的平常的忧虑一样，一直瞒着别人。她一死，在女儿年少无邪的自私心里，在亲情的痛苦之中，印下一种好比早春的雨水一样的令人愉快的不可告人的印象，同时也留下一点儿内疚的阴影，这点阴影，不久也就在美好的日子里被无忧无虑的心境所掩盖了。

拉乌尔临死的情况却与她完全不一样。他是沉浸在幸福之中，并且自以为可以永远享受这种幸福的时候，突然病倒了，在与世长别之际，他并没有表现出一点儿扩大的胸怀。他用抗拒的叫喊对待死亡的逼近和最后的痛苦。弥留之际，他像疾驰的马一样，恐怖地

挣扎，急促地喘息，直到最后一口气。这种恐怖的形象，深植在安乃德的火热的神经上，有如火漆上的烙印。连续好几个夜晚，她都在梦魇中度过。她躺在黑乎乎的房间里，每次迷糊入睡或猛然醒来的时候，她再次温习一遍死者临终的情形和面貌，这种再现是如此强烈，以致于使她感到自己就是那个垂死的人；将死的那个人的眼睛成了她的眼睛，那个人的气息成了她的气息，她辨别不出了。在将要咽气的那个人的眼中，她看到茫然的目光在发出呼号。她几乎支持不住了。——可是一个健康的青年，具有怎样的弹力！弓弦拉得越满，生命之箭射得越远。迷乱的形象发射出刺眼的光芒，由于亮得至极，终于熄灭了，记忆中仅仅留下一片漆黑。逝者的音容笑貌都已消逝，安乃德虽然极力注视留在她身上的影子，却怎么也找不到。除了她自己之外，没有留下别的。她孤零零的一人……仅仅自己。乐园里的夏娃，醒来发现身旁的伴侣不见了，她一向以为他就近旁，从不曾给他下过任何定义，她没有意识到，这个伴侣在她的脑海中，形成了隐隐约约的爱情的形态。而突然之间，伊甸园失去了安全。外面世界的种种令人不安的气息，一齐吹进园内：有死亡的气息，有生命的气息。安乃德睁开眼，好像原始人在黑夜中，一边不安地觉得四周潜伏着千百种不可知的危机，一边本能地预备着不可回避的斗争。一眨眼，在她身上沉睡的力量聚集起来，绷紧起来，随时准备变化。于是她枯寂的生活充满着热情的力量。

心情已经失去了平衡。她的课业，对于她已经不重要了。这一切，过去在她的生活中有一定的位置，而现在看起来，却是无足轻重的。她的生活的另一部分，由于丧父的痛苦而受到伤害的那一部分，这时以不可计量的广度呈现了出来。创伤给她的震惊，惊醒了这方面的每一丝神经。由于她钟爱的伴侣去世而在她心目中造成的创伤周围，爱情的所有力量，隐藏的，连她自己都不知道的力量，全苏醒了，它们被她心中正在造就的空虚牵引，从她的生命中某个幽远的角落飞奔而来。对于这种侵入感到惊讶的安乃德，极力想分清它的意义，她顽固地把这种爱情力量，都集中到她所哀悼的明确的对象上去，全部力量，包括被潮湿的春风所沐浴的，生理上的灼热所刺激的，对于已失去的或正在期盼幸福的那种朦胧而热烈的向

往；向着不在眼前的人而伸张的两只手臂以及一颗留恋过去或是期盼未来的跳动的心……可是这样，她只能将她丧父的痛苦融化在痛苦、激情和隐蔽的情欲交织成的一种令人心慌意乱的神秘感之中。她被这种心境折磨着，同时又义愤填膺……

在四月底的一个夜晚，抗拒的情绪占了上风。她的理性对如麻团似的梦幻大发怒火，理性不去管制这些梦幻已经好几个月了，并且看出这里一定存在着危机。理性要想扼制那些梦幻需要艰苦的斗争，因为梦幻不再服从理性；后者已经失去了发号施令的习惯……安乃德摆脱了炉中的火焰，挣脱了黑夜对她的恶意的包围，她站起来时，觉得凉丝丝的，取了一件父亲在室内穿的长袍裹在身上，并把房里的灯都打开了。

这间原来是拉乌尔·李维埃的书房。通过打开的玻璃窗和窗外树上稀疏的嫩叶，可以望见塞纳河的夜景，在仿佛纹丝不动的漆黑的河水上，倒映着对岸岸边的房屋，灯火初亮的窗口以及远处圣克卢丘陵上空的一束残照。拉乌尔·李维埃本来是一个具有极强欣赏能力的人，虽然为了满足他的主顾们的无聊的陈规老套，或天真的想法，他从不按自己的趣味来做事，他在巴黎市区的边缘，布洛涅河岸上，替自己购买了一所路易十六朝格调的古老的宅第。这座房子不是他本人建造的。他只不过把它改造得更舒适一点儿，就算可以了。他的书房还可以兼作幽会的场所。可以有理由相信，他在这方面天赐的才能，并不是没有应用过一回。李维埃在这间书室里接待他可爱的来访者，却没有引起任何人的猜疑，因为这间屋子有一扇门直通到花园里。然而两年以来，门虽有，但经常关着，因为来书斋的惟一女客是安乃德。在那儿，父女俩谈得十分融洽。安乃德一边来回徘徊，一边收拾房间里的东西，或者给花瓶加点水，从不停下来；接着，突然停止下来，再拿起一本书，蜷缩在大沙发上她所喜欢的角落里，从那儿她能够默默地凝望如练似的河水，并且心神不宁地看书，并且心不在焉地和她父亲聊天。然而他，慵懒乏力地坐在那儿，他狡黠的侧面用眼角窥视他女儿的动作。这个娇养的孩子，不论到什么地方总想办法使自己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否则便不服气。他不停用俏皮话，用温和的，嘲弄的，刻薄的或不安的

话题来挑逗安乃德，为了使她的注意力再次集中在他身上，并且确保她在倾听一切……到最后，安乃德发现父亲片刻不能离开她，觉得又讨厌又欢喜，干脆放下别的，专门服侍他。这下子，他满足了，他对他的听众完全有了把握，于是将他变化多端的出色谈锋，毫不吝惜地释放出来，他像放焰火一样，说些骇人听闻的话，他给女儿追叙他的往事。当然，他认真选择最体面的事来讲，并且把它们安排得 aduxum Delphni——符合公主的口味，他狡黠地察看哪些话能够引起公主隐秘的好奇心，哪些又突然使她毛骨悚然；他对她讲述的正好是她爱听的。安乃德集中精神地听，父亲对她推心置腹，她觉得骄傲。她十分相信她知道她父亲的事，远远比当年她母亲所知道的多得多。她认为她是她父亲私房话的惟一听众。

可是，父亲去世后，另一宗私藏也被她所获得，那就是他的所有私人文件。安乃德并不想去根究内容。她的孝心警告她，她不能随便动这些文件。另一种情绪，却怂恿她去动手。无论怎样，这些文件必须加以处理。安乃德是父亲惟一的继承人。这些家庭私信，更不应当落在外人手里，所以急需整理一次，该烧毁的烧毁，该保留的保留。几天以来，安乃德已经打算好这样做。可是，一到晚上，单独在那间父亲的音容笑貌还在的房间里，她除了连续几小时纹丝不动地呆着，使当天的气氛深深沉浸在她脑海里之外，没有别的勇气。她只怕打开那些旧信来看会过于突然地触及到现实……

然而事情又不得不这样办。这天晚上，她下了决心。在气氛十分柔和的夜里，朦朦胧胧的温情之中，她的不宁的心绪意识到悲痛正在融解，她要确定一下去世的那人究竟是不是属于她。她向玫瑰木制成的家具走去，一张路易十五时的高高的小柜，与其说是一位辛勤男子的用具，还不如说它更适合一个时髦的女人，柜子有七、八个抽屉，好比美国摩天大楼的逗人喜欢的造型；李维埃就在那些抽屉里储藏他的私人文件。安乃德蹲在地上，打开最下边一个抽屉。为了更仔细地察看，她干脆把整个抽屉拉出来。重新坐到壁炉旁之后，她将抽屉放在膝头，埋头细看。家里悄无声息。除了她，只有一个年老的姑母与她住在一起。姑母管理家务，在家中她毫无地位。维多丽娜姑母，是安乃德的父亲的一个姐姐。她一生伺候弟

弟，并且认为这是应该的。现在她继续伺候侄女，给她当老管家；就如同家中的那只老猫一样，最后成了全部家具不可分割的一小部分，而老姑母对于家具像家人一样地依恋。一到夜晚，老姑母早早地回她房间。她住在楼上，穿毡底鞋的老人走动时悄无声息。这一切，和安乃德身畔的老猫一样，从不搅乱她的遐想。

她开始偷看信，又好奇，又不安。可是她的井然有序的习惯和对于安静的渴求，要求在她心中和她周围，一切都整洁，这就使她在拿信和翻阅信的时候，采用缓慢的动作和冷淡的态度，至少在短时间里，她有一种没事儿似的幻觉。

她最先看到了几封她母亲的信，信中忧郁的语气使她想起往日的印象。那些印象并不是都只有好感的，有时有些怒意。用她的高明的理论评论起来，这才是真正病态的神经质的习惯。对此她多多少少有些怜惜之心：“可怜的母亲！……”但是，慢慢地，接着念下去，她第一次发现母亲的那种心理并不是没有理由。信中提及拉乌尔某些不忠之处，她感到痛苦，她不能下对父亲不好的判断，因为她袒护父亲，她装成看不太明白，浏览过去，使她有足够的理由不理睬这些。但她却发现李维埃夫人心灵上严肃的一面，和她受伤的感情；于是安乃德责怪自己，由于没有确切地了解母亲，使母亲被牺牲的一生徒添了忧伤。

在同一只抽屉里，并排放着另外几包信件——其中有一些凌乱的，与她母亲的那些信夹杂在一块儿；——拉乌尔那种临危不乱的轻率的习气使他把这些信件放在一起，好比他那具有极多外遇的一生，把那些和他通信的女人都夹杂在一起。

这会儿，安乃德牵强的镇定受到严厉的考验。从新打开的一叠信件的每张信笺里，发出种种声音，它们比可怜的李维埃太太的声音似乎更加亲切。对自己的权力、地位更加确信，这些声音都在确定它们对拉尔乌的所有权，这引起了安乃德极度的反感。她的第一个动作就是把拿在手里的信揉成一团，投到炉火中去。可是她又神经质似地从火堆里把纸团抢救出来。

她再次拿起这些已经被火焰烧焦的信纸，犹豫不决地瞧着。不必说，假如刚才有足够的理由不去知道她父母之间过去的争吵，她

现在更有十足的理由不愿知晓她父亲的那些风流往事。不过这些理由现在已经无足轻重，因为她隐隐感受到自己直接受到了侵害。她说不清到底怎么回事，凭什么名义，为什么。她一动不动地呆着，上身略微向前俯，皱着鼻尖，挺着下巴，气愤地噘着嘴，像一只气恼的母猫，恨不得将摊在手中的那些令人气愤的信件重新掷到炉火中去。可是她的指尖在慢慢地伸展，她禁不住又有了读这些信的愿望。于是，她突然决定了，张开拳头，再次打开这些信纸，用手指认真地抹平纸上揉皱的地方……她念信，她全部都念了。

安乃德怀着一种厌恶的心情（但同时也多多少少受到了吸引），眼看着她父亲的风流往事一页一页地翻过，对于所有的这些，她以前毫无所知。父亲的情妇，简直是光彩耀人，离奇古怪一大堆。拉乌尔在爱情方面的癖好，也和艺术方面一样，是所谓“时代色彩”。安乃德认识其中的几个姓名。她充满着敌意，回想起从前，父亲的一个不知名的宠妇对她的微笑和爱抚。另一部分情妇的社会地位也不很高；书信中错误满篇，不亚于表达情意的放肆。安乃德把她的嘴噘得更高了一些；可是她的内心，和她的父亲一样具有着敏锐而带讥讽的神秘的内心，却不难想象写这些信函的女人，如何如何地眨着眼睛，伸着舌头，垂着头，在信纸上有什么写什么的那一种滑稽可笑的专心致志的姿态。统统的这些艳遇，有些来往的时间较长一些，有些较短些，反正都交往的不是很久。一个接着一个，一拨儿接着一拨儿，都过去了。安乃德以她那种微愠和不屑一顾的神态对她们的结局表示满意。

她没有完全地发现，在一个抽柜里，有一沓旧信单着放在一边儿。她肯定是看见了，这些信比起她母亲的信来说，收藏得更为仔细。在这新发现的一沓信中，安乃德才知道了她父亲有着一次时间长久的外遇。虽然信上的时间是不经意地标着的，但也不难看出这一堆信的时日之久。信是用两种不同笔迹写出的。其中一种字体错误，字迹潦乱，行列不整，这种笔迹约占这堆信件的一半，以后就看不见了。接着又是另外的一种笔迹。刚开始，那是一个孩子的工工整整的笔迹，慢慢地成熟了，而且一直延续到近几年。并且，还不止是这样，一直延续到她父亲逝世前几个月——这一点使安乃

德难受。安乃德认为自己独占的那一个神圣的不可侵犯的时期，被这个写信者窃了一部分；这个双层意义上的不明来客，在给安乃德的父亲的信中叫他：“我的父亲！……”

安乃德感到了难以忍受的痛苦。用愤恨的姿态，一下子扔开了她披在肩上的父亲的大衣。那些信件从她手里滑落下来，丢到了地上。她缩在沙发上，眼睛发干，面部发烧。她不去分析自己的内心。热血沸腾使她也说不清楚自己到底在想些什么。可是，她却心潮澎湃地想：“我被他骗了！……”

她又把扔在地上的信件重新拾起。这次，她不念完最后一个字，是决对不罢休的。她紧闭着嘴，鼻子不停地呼哧呼哧地出气，一直念下去；另外的一种藏着的妒火熊熊地燃烧着她，与此同时，烧她的还有另外一种感情，模模糊糊的，正在发生的感情。她擅自拆看别人的信，掌握父亲的隐情，却万万也没有想到，这是一件背着良心的错举。她一秒钟也没有怀疑自己的权利……（她的权利！理性离开她很远。另外一种强有力的力量，专制的力量，却在讲话）……正好相反，倒是她认定自己的权利被侵犯了：是被她父亲侵犯的！

可是她回了回神儿，一刹那间，她感到自己这种僭妄的想法多么荒谬。她把肩耸了耸。在父亲身上，她有什么权利？他欠她什么？不可制止的热在轰鸣声中说：“是欠她所有。”不用争辩！安乃德沉浸在毫无理由的愤怒之中，感到被咬伤的苦闷；同时感受到辛酸，一种残忍的力量第一次用锐利的针刺入她的皮骨，使她捕获这种感受。

她看了半夜的信。直到她终于决定睡觉时，一闭上眼就会重新看到信中的字句，这使她好几次惊醒，一直到年轻人的那种强烈的难以克制的睡意制服了她，于是动也不动地睡着了，手脚伸开，呼吸沉稳，神色安定，这是因为刚才耗费了很多力气，反倒使她轻松了。

第二天，她又重新读了那些信。接着好些天，她把那些连续不断地占据她思维的信，拿起来读了又读。现在她差不多可以设想另一种生活，和她自己的生活并驾齐驱的一种多余的生活：——母亲

是一个卖花的，拉乌尔曾给了她些本钱，让她开了一家鲜花店；女儿是个做帽子的，或者是个缝衣工（这一点也不太清楚）。一个名字叫黛尔菲娜，另一个（小的那一个）名字叫西尔薇。信上的文字狂妄放纵，随随便便，可在坦白之中并不缺乏着风韵，以此看来，母亲与女儿之间是很相像的。黛尔菲娜似乎曾是一个非常可爱的人，她虽然在信中时不时地耍耍小手腕，但她的种种奢妄不一定能使李维埃疲倦。不论是母亲或是女儿，都从不从悲剧性的角度看待生命。再说了，她们母女二人似乎对于拉乌尔对她们的感情很有把握似的。也许这正好是维护这段感情的最好的方法。可这种大胆的信心和她们对拉乌尔那种亲切的口吻，同样地使安乃德很不高兴。

西尔薇特别引起安乃德的嫉妒的注意。西尔薇的母亲已经去世了；她和安乃德父亲那种亲亲密密的关系，在安乃德傲慢的眼神中，似乎是不愿看一眼的；她已记不起几天前，每当她发现和这个性质一样的那些缠缠绵绵的关系时，对她来说是多么明显的一种冒犯。现在既然另外一种深刻得多的密切关系加入了这场竞赛，任何带有敌意的行动好像都不必介意了。安乃德的精神非常兴奋，努力地想象那个从未见过面的女孩子是什么样的面貌。虽然她心怀嫉妒愤恨，也不得不去承认对方也只能有一半算是外人。西尔薇在信中支持着她的父亲，把他完全地当作自己的私有财产，她的无丝毫拘谨的欢乐笑声，她若无其事发出的那个你我称呼都会使安乃德感到气愤，她要用强劲的目光死盯着那个不识大体的陌生人，要使她无地自容，可是那个年轻的不速来客在和她愤怒地对视。骄傲的神气之间，她好似说：“这个是我的财物，我身上有他的血液在流动。”

安乃德愈来愈生气，这种想法肯定就会愈在她思维中发展。她同这种想法强烈地斗争，反而不能不逐渐地习惯了这一斗争，习惯了这个人。到了最后，她可真是无法摆脱。清晨，她一觉醒来，头一个想法就是西尔薇；然而这位对手的可爱的声音现在对安乃德说：“我身上流着他的血液。”

这个声音她听得很清楚，一样清楚的是在夜里她看到了那一位素不相识的妹妹的影子；在朦胧之中，安乃德把双臂伸出，想抱住对方。

第二天，安乃德一直生着气，一直抵抗，可是她又失去了抵抗的能力，一个强烈的愿望抓住了她，再也不松手。所以她离家出走，寻找那个叫西尔薇的人。

\*

\*

\*

地址是在那沓旧信中翻到的。安乃德漫步到曼纳大街，那时正是午后。西尔薇是在车间干活的。安乃德不大好意思去到那儿烦扰她。她又等了几日，一天吃过晚饭，她再次去了。西尔薇还未回来，要不然就是她回来过后又出去了，人们也说得不大清楚。安乃德每次跑一趟，回来时总会感到失望。迫不及待的心情使她天天如全身痉挛一般紧张紧张。一种隐隐约约的胆怯心理，在规劝她罢手。可是她是属于那种既然做出决定就不会再更改的人。这类人愈是碰到不易克服的困难，愈是提心吊胆什么事的发生，就愈是不愿意更改自己的主意。

五月底的一天，到了晚间快九点的时候，她再次去了。这次，人们对安乃德说西尔薇是在家的。七层楼，她飞也似地跑上去，因为她实在是不乐意给自己留下临阵退缩的余地。到了楼上，她连气都喘不过来了。她站在楼梯口。她也不知道自己要找的人是个什么样子。

一条很长的通道，地上没有毯子，铺的是瓷砖。通道两旁的房门都是半开半掩着的，两旁房间里的人在隔窗对答。从左边的门里可看到夕阳的余晖，照在了红砖铺的地上。这儿就是西尔薇的住所。

安乃德敲了两下门：哒，哒！然后里边就有人喊：“进来！”一边在不断地闲聊。她把门推开进去，迎面照进来夕阳的余晖。她看到了一个姑娘，半裸着身体，来来回回地走着，柔柔软软而丰满的背部对着安乃德。她正在化妆台上找着什么东西，一边自言自语，一边向鼻子上扑粉。

“发生什么事啦！会有什么事吗？”她用说不清的声调寻问，因为她正用牙齿斜咬着一些发尖。

然后，她突然被插在水瓶中一支丁香花分了心，用鼻子深深闻着花朵，与此同时发出一声舒畅的声音。当她抬头看到镜子中自

己的那双脉脉含笑的眼睛时，她发现自己的身后，安乃德正好站在门口，蹒跚不前，头上照着一圈阳光。她吃惊地“啊”了一声，转过身子，两臂露着围绕在脑后，灵敏地将发卡在重新整的头发上，然后就朝着门口走过来，两只手伸着——突然手又缩了回去，又做了待客的姿势，挺客气但是很有分寸。安乃德走了进来，想说什么，可又不知说些什么好。西尔薇也不说话。她给安乃德搬来一张椅子，自己也披上了一件蓝色条纹的化妆时穿的旧长袍之后就坐在自己的床上，面对着这位不速之客。两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我等你先张口，你等我先张口……

她们两个人是多么地有差别啊！她们在互相端详着对方，用敏锐，精确并且不容宽容的眼光，试问：“你是谁？”

西尔薇瞧见的安乃德长着高高的个子，气色鲜明，较宽的脸庞，略微短而平扁的鼻子，像头小母牛似的巨额广颧，上面覆盖着一绺绺带着金黄色闪着光的栗色头发，有着很浓的眉毛，有一双稍稍鼓起的眼蓝色的大眼睛，正好同眼眶形成一个平面，有时会因为心血来潮，眼神显得强而有力；嘴巴宽大，唇很厚实，嘴角上长着一层金黄色的汗毛，经常闭起的嘴有些起到自卫的作用，表示出集中精力或固执地赌着气，可是当这双唇刚一张开，就很有可能发出一个楚楚动人的微笑，这使她面容随之一变。她那可爱的下巴也同脸颊一样丰满，可是没有一丝的臃肿的地方，有着结实的构造；脖子，后脑勺，两只手，都像抹着深棕色蜂蜜般；在这漂亮的结实的皮肤底下，流淌着纯洁的血液。只是她的腰部微微的粗了一点儿，上身略微成正方形，胸部丰满而微隆。西尔薇用锐利的目光，穿过对方的衣服，打量着对方的体态，尤其是两肩，它们的丰满正和金黄圆润的脖子搭配在一起，成了她全身最美的组合。她很会拾掇。拾掇得很细心，在西尔薇看来，甚至是细心得过分了，细心得有点儿保守；头发梳得很整齐，丝毫没有一绺凌乱的卷发，没有一个系错的扣子，一切井井有条。西尔薇背地里想：“在她心里呢？难道也是这样整饬吗？”

在安乃德眼睛里，西尔薇和她自己差不多一样高大——是啊，可能是一般高吧——可是腰很纤瘦，从身体的比例看，脑袋是略显